

刘颖南◇著

京城故事

JINGCHENGGUSHI



小时候有许多同学，他们的家人，大多是走街串巷收旧货、卖小吃的最平凡的京都市民，现在呢？随着北京迈向现代化城市，他们变了，他们在走自己想走的路，干自己想干的事。

谨以此书献给我那些难以忘却的同学！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刘颖南◇著

京城故事

JINGCHENGGUSHI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城故事 / 刘颖南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9. 2

ISBN 978-7-5039-3684-5

I. 京… II. 刘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8450 号

京城故事

- 著 者 刘颖南
责任编辑 李世跃
责任校对 李惠琴
装帧设计 薛建莲 雪 媛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
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20 × 690 毫米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24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684-5/I · 1659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老刘的梦境（代序）

刘 恒

我认识老刘足有三十年了。那时候，他在门头沟区当广播站站长，喜欢写小说，喜欢讲笑话儿，走到哪儿笑到哪儿，是个无比欢乐的人。后来，他到区宣传部任职，仍然喜欢写小说，喜欢讲笑话儿，喜欢在什么地方任何场合发出嘎嘎嘎的笑声，无所顾忌的样子完全不像是一个能够当官的人。再后来，他真的去文化部做了官员，进了比较正规也比较高级的所谓官场了。他还有余心和余力喜欢以前所喜欢的吗？他还能像以前那样放肆，想怎么笑就怎么笑吗？依照常识和事实来推断，似乎是不能够的了。总之，他在官场或志得意满或焦头烂额，与文学界的联系日见其少，大家读不到他的小说，更听不到他的声音了。

忘记是哪一年了，地点却依稀记着，是在他家的客厅里吧？听他云山雾罩地吹牛皮，把大家笑得肚子疼。后来话题慢慢严肃了，他不再讲笑话，而是讲到了自己的抱负——要冲破文学界普遍的蔑视，在通俗小说的写作上追求大的建树。他不排斥章回体，而且喜欢张恨水，这与大部分文学青年的爱好相左，但是大家并没有嘲笑他。他的抱负不在官场而在文学，藏在内心深处的写作欲望令人肃然起敬。那时候，他刚刚过了四十岁，已经是不惑之人了，却仍在编织着美丽而纯朴的文学之梦。

现在，他把自己的笔墨集成了一本书。这本书在大家眼前所展现的，依旧是三十

年前那个美丽而纯朴的梦境吧？出版者命我写个序言，我迟迟动不了笔，突然想到老刘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，顿生酸楚之感。人生如梦，而文学则更是梦境无疑了。因此，我要跟诸位说，请您敬重这本书和躲在书后面的那个人，请您认真地读下去并读一读掩埋在文字里的沉默的灵魂和梦境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您会听到他无比开朗而又无比放肆的笑声。

老刘是我的本家，不免心有灵犀，我已经听到他在嘎嘎地笑着了。

自序

小时候有许多同学。

其中有一部分被称为“胡同串子”，他们的家长，大多是走街串巷收旧货、卖小吃等最平凡的京都市民。现在呢？随着北京迈向现代化城市，新一代的北京人他们变了，他们在走自己想走的路，干自己想干的事。我走访了他们，看望了老一辈，结识了小一辈，让生活选择你了，还是你选择了生活，好像两方面都有，也好像两方面都没有。是啊，选择什么？莫要忘了自己的条件，有了条件又会怎么办？唉！生活真难。

谨以此书献给我那些难以忘却的同学们！

刘颖南

2005年元月于北京北桥大慧

目 录

CONTENTS

老刘的梦境(代序)	刘 恒	1
自序		1

胡同串子

第一回 古艺斋金匾显威 牛老板首发深圳		3
第二回 趟京城老牛教子 走九龙大山献宝		27
第三回 餓歌厅兄弟翻脸 料真人指点迷津		41
第四回 新开张哥们折腾 想发财大海走眼		54
第五回 七奶奶舍财求知 庞大海急火攻心		70
第六回 戈可心商场走单 牛老板难扰人心		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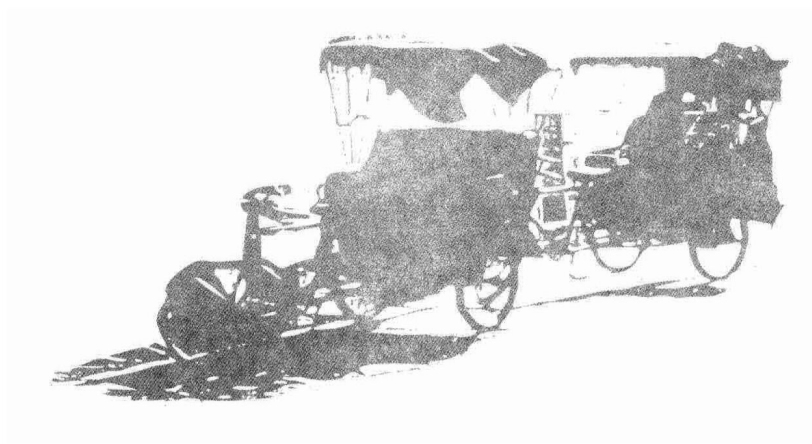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回 宁致远谋划绝招 牛老板接受教训	97
第八回 小迷糊惹祸坑人 吴巧巧出面摆平	110
第九回 访双喜牛攢儿开眼 飘香风老板心乱	124
第十回 不联合面临破产 宁高参力挽狂澜	136

梦断芳草

楔子	153
一 出国“深造”	156
二 海外归来	167
三 初试锋芒	181
四 巧盗仙草	192
五 石榴裙下	209
六 警官嗅觉	231
七 科研绝密	243
八 真实目的	260
九 狡兔三窟	273
十 本来面目	287

京城故事
JINGCHENGGUSHI

胡同串子





第一回 古艺斋金匾显威 牛老板首发深圳

古艺斋这块牌子在北京城里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。这块名人题的匾从来没有挂过，因为它没有门脸儿，只随着老板在地摊儿上生活着。今天它堂而皇之地挂上了，成为真正古玩店的字号。

二十年前改革开放兴起，牛老板首先跳进“河”里，丢掉铁饭碗，捧起泥饭碗。他深知自己找食儿吃，是困难的，他干点儿什么呢？他酷爱古玩这个行当，但是他没有知识，没有资金。请人题了匾，天天看着它，以鼓励自己早日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卖古玩是利大的行当。他便靠自己的“勤学苦练”，不好说坑、蒙、拐、骗吧，假货卖了不少。挣了钱他偷偷摸摸存起来，连媳妇也不让知道。他爹呢？省吃俭用，退休费除了买粮食一应都不开支，爷儿俩就想开个古玩店。这北京人里懒的真有，说勤快的也大有人在；说精的也不在少数，笨人也照样活着。总之在北京发家的人不少，栽了的也不少，各有各的活法儿。

这十来年牛老板上电大，跑鬼市，足迹踏遍深圳、广州、香港，可以说大江南北。往上巴结政府机关干部，谦恭地走访专家学者。花最少的钱，办最大的事，就连京城拍卖会，他是每会必到，但从来没举过牌子，主要是寻那本拍卖物品介绍，他能把它看碎了，记那些物件的样子。

终于，他成功了，今天古玩店开张了。

牛老板和老板娘忙得脚丫子朝天，雇了两位小姐，一位英语，一位日语，加上牛老板两口，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开店。现在的古艺斋在北京城的古玩行论设施，房子、铺面、装饰，都说得过去；论货真、货全、品相好虽算不上一流，也得算“四星半”吧，按老牛和小牛的想法，开张大吉也得弄个百十人的宴会，做生意嘛，得排场排场，面子上过得去。

牛老板一大清早穿上雪白的衬衣，系上鲜红的领带，一身定做的藏蓝西服，刚理的大背头，喷了点儿十五元一瓶的低级香水，往铺子门口一站，这一米八高的大块头真给店提气。他扫了一眼摆在店两旁的贺喜花篮，一个一个检查，手摸摸、鼻闻闻，舒心啊，自己的店。

“我说孩子他妈，这俩花篮上怎么有纸做的花，真他妈晦气，撤了，跟花圈似的。”

“小声点儿，今儿个是啥日子？”老板娘忙过来撤花篮，“别喊了，这是街坊送的，人家没钱送不起鲜花的嘛。”

这时儿子跑来递给牛老板一张名单：“爸，这是爷爷写的人名儿。”

牛老板一展开单子，顿时大怒：“这都是些啥人？能上饭店吗？得雇多少辆车去接？瞧瞧，这不是德子他爷吗？九十了吧，头上还有根小辫儿，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改革开放，轮不上他了。这个，斜对门儿七奶奶，搬迁钉子户，敢跟法院较劲儿的主儿，躺在院里装死狗，推土机来了，你他妈撑住呀，跑啦！请这号人呀？一个不请，跟你爷说，上饭店的是一水儿有文化的，没档次的不准上，七大姑八大姨的太乱，郊区的全免，他要恋着他们呀，就在楼底下大排档弄两桌，听见没有？去吧。”儿子没辙，怏怏地走了。

古玩店旁边是“太妃洗浴中心”，不时传过来阵阵音乐声。牛老板看了看表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：“哎呀，快六点了！当家的，你看着店，我



得去饭店了。”正想出门，一股香气飘来：“哎，牛大哥，今儿个好日子，把姐妹们都给忘啦！”

牛老板一回头：“呸，这不是巧巧吗？”说着把巧巧让进店里。这吴巧巧是牛攢儿一个小哥们儿的大姨子，也算半熟脸吧。巧巧穿着真丝镂空背心，齐裆超短牛仔褲衩，光脚穿着一双白色松糕鞋，挎着一个红色挎包。

“牛哥呀，赶明儿呀，我们也得给店里做点贡献，我这活儿能干一辈子吗，咱也得提高提高，进步进步，到您这儿来混碗饭吃。”

“别他妈胡扯，我这儿不要你们这号，我这是文化，你们懂个啥？”

今儿个牛老板“牛”，说话声儿也大了，嘴里带的脏字儿也多了。说话挺冲，可这吴巧巧不怕，你骂也好损也好：“我跟你说是啥？我给你拉客人来买货呀，去找的人都有钱着哩，花个万儿八千的都不带眨眼的。”

牛老板一想：也是啊，白天洗浴，晚上歌厅一泡起码一个人消费也在七八千块，碰上老外，这些洋鬼子，他们的消费上万啊！牛老板一乐，“行呀，大伙儿捧场，我给你提成儿。”

“牛哥，说真格的，我真有事儿找你。”

“快说，我正有事儿要走呢。”

这巧巧身材修长，瓜子脸，樱桃小口是当今时髦的“骷髅”形女郎，走近了才显出那脸上堆起的粉脂下面的皱纹，晚上男人们看不清楚都是些什么货色，白天一看却能把人吓一大跳。

“牛哥呀，我这有条链子，宝石的，人说值五万美金，这不，我急用钱。”说着从挎包里取出一个红盒，递给牛老板，牛老板拿过盒子坐在沙发上，巧巧就站在沙发后面。牛老板边打开盒子，边说：“巧巧你可不是一般人，你想，扫黄扫了多少回，都地毯式轰炸了，可你全躲过去了。”

“大哥说我呀！违法的事儿咱不干，扫黄是扫三陪，咱不干那事儿。咱干得是光明正大的服务业。”巧巧说着掏出一支香烟，点燃抽起来，一

条腿搭在沙发背上，一只手撑着下巴，看牛老板验货。

牛老板翻来覆去看着那条白金镶宝石的项链，心中暗暗佩服这工匠的手艺精湛，他用手掂了掂，递给巧巧：“哎，巧巧，你留着自己戴吧！”

“我急用钱呀，你给我五万人民币就得啦，其余全归你。”

牛老板一扭头，差点儿把脸碰到巧巧搭在沙发背上的大腿上。牛老板突然发怒：“你给我出去！今儿个我开张。像他妈话嘛，那条臭腿往那儿一搭，连裤衩都不穿。”

巧巧没因牛老板发怒而害怕，你牛老板也别他妈装假正经，哪个男人不爱女人？何况我这是条大腿！“大哥，您别骂人，我是看得起您，您算算美元比人民币一比八多，我才要五万，大头儿您挣，干吗这么大火气，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，您骂我不穿裤衩，您的眼带钩呀，我脱给您看看，要不我还落个坏名声。”说着巧巧就要解腰带脱裤子。牛老板一时不知所措：“巧巧，姑奶奶，就算大哥跟你开个玩笑，别当真，不过你这链子不能留，为啥呢？是条假的。您见进口汽车了吗？您以为那车壳是钢的？不是，是塑料的。你看这链子是塑料的。再说了，我这是古玩行是收古董的，不收这路货，我要收了，还得请国家来人鉴定，人家不笑话咱吗？您要真放在这儿，我只能给一百元押金。”

巧巧不等牛经理说完，一蹦一蹿坐到老板台上：“这是他妈假的？蒙到老娘头上来了，他玩了咱姐妹好几天，告诉没现钱了，给我这么个玩意儿，好嘛，我是谁？咱眼里不揉沙子，今儿个就废了他，铰了他那玩意儿！这个王八蛋。”说完跳下老板台，把挎包一抡，风似地冲出古玩店，飘起一股香水气味。

牛老板看着巧巧逝去的背影，双手搓了搓自己的脸，仿佛触到巧巧那条白个生生的大腿，他“啪”地打了自己一耳光：“真晦气，大开张的，就碰上这么个骚货，这不冲了我的财路。”门外汽车喇叭响了，他要到饭店去主持宴会。



古玩店和其它商店不一样，没有车水马龙的人流，也没有节奏鲜明的乐曲，所谓“一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”的说法虽是旧话儿，但也说明了古玩行是来钱的行当。摆了十来年工艺品地摊儿的牛老板，如今反倒觉得闲来无事，沏上一壶茶，点上一支烟，坐在接待室里，跟离退休干部侃大山。不过牛老板明白，一个月纯利要挣不回十万块，这房屋水电，人吃马嚼就打发不了。再说了，如今虽然人们有了钱，买古玩的能有多少呢？北京人，特别是真爱古玩的老北京人，他不上这儿凑热闹，他去潘家园、广渠门、通县梨园晓市儿，转地摊儿，捡漏儿，在摊儿上找乐。在京城有位退休干部叫戈可心，人称戈哥，他每年在地摊儿上捡漏儿能挣百多万块，戈哥说了，买股票老被套，不挣钱不怕，就是着不起那份儿急。合伙做生意吧，好好的朋友为了分钱闹矛盾。如今戈哥买了辆孔雀蓝的富康，自己开着小卧车跑地摊儿。牛老板学着京城老礼儿，不敢叫戈哥，因为这戈可心先生比牛老板岁数还小。他们从小就在一条胡同里长大，兄弟之间，什么话都能说，但在市场上、社会上还得互相尊重，所以牛老板对他直称“戈爷”。这戈爷自然常来这古艺斋，他常给牛老板带来京城各处文物商店、地摊儿的信息。常来这店里还有位退休干部，是牛老板的总顾问。这位大爷说得好：谁最难领导？下台干部，他啥都知道，党规国法他门儿清，专会打一手绝妙的“擦边儿球”。他是牛老板的高级顾问，牛老板在深圳给老爷子解过围，俩人是个忘年交。

还有一位叫胖大海的采购员，实际上这胖先生并不十分胖，因他姓庞，叫庞大海，这位老弟没什么文化，可挺讲义气，就拿牛老板开张来说，就差那么十来万块钱，拌不开蒜了。这位庞大海一听，进门就喊：“牛哥，听说开张还差十万块呀，小弟不才，钱不多，十五万你花着。”说完往牛老板桌上放了个盛垃圾的黑塑料袋儿。牛老板先是一愣，一看袋儿里是十五捆人民币：“兄弟，你从哪儿寻的。”庞大海边擦汗边说：“哥，别怕，这是咱买房款，你先用着，咱那房钱不急，领导都拖着不



交，我干吗那么积极？只是别告诉我爹，他还以为我交了呢，哈哈。”说完就走了。总之，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条好汉三个帮。打古玩店开张那天起，一个月用了几百只一次性水杯，一斤半特好花茶，二十桶纯净水，冰水机上的笼头换了两三次。牛老板拍着自己的将军肚，打趣地说：“见天儿价闹个水饱，还不知下月的房钱跟哪儿出呢。”

牛老板的爹叫牛牵儿。牛家的祖先是琉璃厂的窑工。为皇宫烧琉璃瓦的，后来乾隆皇帝见琉璃厂污染北京城，就把琉璃厂迁往京西龙泉雾村旁的山沟里，取名琉璃渠。到了牛老板的爷爷辈儿上，他爹不愿烧窑，就跑到北京城里来收破烂儿，这京西琉璃渠离北京至少七十里，靠着勤劳落下一个好身板儿，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艰辛日子，那年牛牵儿降生，他还在北京收破烂儿，加上人穷地偏，牛牵儿生下来了，他妈却中风死了。牛牵儿父子终于熬到解放，牛牵儿他爹也混到打硬鼓的资格了。过去北京城里收破烂儿的左手拿着一枚二寸长的皮鼓，右手拿根藤条走街串巷，敲得又响又脆，这就是打硬鼓的。他不收破衣烂袜子，专收古玩、字画、玉器、木器家具。相反打软鼓的才去收破衣烂袜、旧棉絮。牛牵儿小时候就跟着爹在城里游荡，在顺城根儿还租了间小屋住下。那年琉璃渠来了娘儿俩逃荒的，街坊邻里便想起了牛牵儿和他爹，大家一撮合，爷儿俩娶娘儿俩，两好变一好。牛牵儿爹一听，忙着带儿子回琉璃渠完婚，第二年牛牵儿见媳妇肚子渐大，自是高兴万分，跟老爹一商量，小两口决定搬到北京城里住，牛牵儿也好照应媳妇。便雇了辆大车，离开了琉璃渠来到北京城。京城打鼓的有一个不成体系的行会，大伙儿收了东西就上茶馆里聚会，或者有人收了“宝贝”手头钱又不够，便在一起凑钱，这种行业的松散组织叫攒儿。这天牛牵儿风风火火跑到茶馆找了些同行，说有件大事儿与众位爷相商，大伙儿说：如今解放了，有啥事儿好办，咱们不成了，还有政府呢。牛牵儿说：“各位爷，昨几个夜里，贱内生下一子，求各位给起一名儿。”大家一听高兴得拍起巴掌来，这个



说今年可是虎年不能少虎字儿，那个说得把北京的京字儿的意思含在里面，两大壶茶喝得没了色，还是定不下来，最后德爷说了：“我看呀，叫虎不利，这不过‘惊蛰’的虎俗称饿虎，没吃的。现在咱们有归回收公司的，有去商场的，谁还打鼓？没了。咱们今儿个聚在这里都是些打鼓的人，这就是攒儿嘛。给这孩子取个攒儿留作纪念，日后咱们一见到他还有个想儿呢。”这样，我们看到的牛老板，牛攒儿才有了命名。

牛牵儿跟儿子说：“攒儿呀，你算赶上了好世道，自打小就读书学习，你爹一辈子不盼别的，就盼咱家到你这辈儿上能发达，咱这发达也没别的，就是能开个古玩店，北京是天子脚下，这宫里宫外离不开古玩这一行。解放后北京是人民的首都，离不开这文化二字，古玩归文化，也算得上是个‘万岁’行业。你爹打鼓出身，被人看不起，爹的眼里开古玩店在古玩行儿算是最高。”

牛攒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个初中生，学校不上课，到处造反。牛攒儿娘虽是逃荒要饭来北京的，但人品高尚，从小教育牛攒儿用心学习，团结同学。有天轮上他值夜班，他坐在那儿不敢睡觉，他看见一大堆查抄来的书被战友们撕了擦屁股，说这些是黄色书。于是便也撕了几篇揉巴揉巴就上厕所了，他蹲在茅坑上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手纸。只见那纸上写着：

祖母绿即元人所谓助木刺也。出回回地面，其色深绿，其价极贵，而大者尤罕得。闻成化年间宫里以银数千两买得重四，五两者一块，以为稀世之宝。近籍阉奴钱宁私藏，乃有祖母绿佛一座，重至数斤，盖内帑所无。

牛攒儿想：我爹经常说瓷呀玉的，这祖母绿想必是玉吧。他舍不得用这张纸擦屁股了，提起裤子在厕所隔离屏拐角棱子上蹭了两下屁股，